



册府元龜  
卷之八十九  
至六十一

13  
849  
280



43  
849  
280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醫術第二

晉裴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  
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  
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遠遂失神農岐伯  
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所可傷天為害尤深古壽

老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繇此也卒不能用官至尚書僕射

單道開燉煌人自言能療日疾就療者頗驗後入羅浮山

魏詠之生而免缺年十八聞荊州刺史殷仲堪悵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為遂齋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日半生不語而有半亦當療之况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別屋令醫善療之詠

之遂閉口不言唯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詠之後亦至荊州刺史

而齊徐文伯東海人文伯濮陽太守熙魯孫也熙好黃老隱於秦聖山有道士過求飲留一瓢獻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心學之遂名震海內生子秋夫彌工其術仕至射陽令嘗夜有鬼神呻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答言姓某家東陽患腰痛死雖為鬼痛尤難忍請療之秋夫曰云何厝法鬼請為芻人案孔穴針之秋夫如言為灸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

一人謝恩忽然不見當世服其通靈秋夫生道度叔  
嚮皆能精其業道度有脚疾不能行宋文帝令乘小  
輿入殿爲諸皇子療疾無不絕驗位至蘭陵太守道  
度生文伯叔嚮生嗣伯文伯亦精其業兼有學行個  
儻不屈意於公卿不以醫自業張融謂文伯嗣伯曰  
昔上微稽叔夜竝學而不能殷仲堪之徒故所不論  
得之者繇神明洞徹然後可至故非吾徒所及且諸  
侍中澄當貴亦能救人疾卿此更成不達答曰唯達  
者知此可崇不達者以爲深慮既鄙之何能不耻之  
文伯爲效與嗣伯相埒宋孝武路太后病衆醫不效

文伯診之曰此石搏小腸爾乃爲水劑消石湯飲之  
病卽愈除鄱陽王嘗侍遺以千金旬日恩意隆重宋  
明帝宮人患腰痛牽心每至輒氣欲絕衆醫以爲內  
癥文伯曰此髮癥以油投之卽吐得物如髮稍引之  
長三尺頭已成蛇能動挂門上滴盡一髮而已病都  
差宋後廢帝出樂遊苑門逢一婦人有娠帝亦善診  
之曰此腹是女也問文伯曰腹有兩子一男一女左  
邊青黑形小於女帝性急便欲使剖文伯惻然曰若  
刀斧恐其變異請針之立落便瀉足太陰補手陽明  
胎便應針而落兩兒相續出如其言子雄亦傳家業

左王診察位奉朝請能清言多爲貴游所喜嗣伯位  
正員外郎諸府佐派爲臨川王映所重時直閣將軍  
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嘗複衣  
嗣伯爲診之曰卿體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  
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石取  
冷水從頭澆之盡三十斛伯玉口噤氣絕家人啼哭  
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閣敢有諫者撻之又盡水百  
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  
不可忍乞冷飲嗣伯以水飲之一飲一升病都差自  
爾嘗發熱冬月猶單禪衫體更肥壯嘗有嫗人患滯

冷積年不差嗣伯爲診之曰此尸注也當取死人枕  
煮服之乃愈於是往古冢中取枕枕已一邊腐缺服  
之卽差後秣陵人張景年十五歲腹脹面黃衆醫不  
能療問嗣伯嗣伯曰此石蛭耳極難療當取死人枕  
煮之依語煮枕以湯投之得大利拜蛭虫頭堅如石  
五升病卽差後沈僧翼患眼痛又多見鬼物以問嗣  
伯嗣伯曰邪氣入肝可覓死人枕煮服之竟可埋枕  
於故處如其言又愈王晏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皆用  
死人枕而俱差何也答曰尸注者鬼氣伏而未起故  
令人沈滯得死人枕之鬼氣飛越不得彼附體故尸

注可差召魘者久魘也醫療既僻魘中轉堅世間藥不能遣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煮死人枕也夫邪氣入肝故使眼痛而見魍魎應須邪物以鈎之故用死人枕也氣因枕去故令埋於冢間也又春月出南籬間戲聞笮屋中有呻聲嗣伯曰此病甚重二日不療必死乃往視之見一老姥稱體痛而處處有黥黑無數嗣伯還煮斗餘送令服之服訖痛勢愈甚跳投床者無數須臾所黥處皆拔出釘長寸許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

薛伯宗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為氣封之背置

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癰如拳大稍長二十餘日癰大膿爛出黃赤汁斗餘柳樹為之瘞

損

褚淵弟澄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豫章王感疾太祖召澄為治立愈建元中為吳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病答曰舊有冷病至今五年衆醫不差澄為診脉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瀟鷄子過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仍吐一物如升涎暴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距具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嚮者鷄二十

頭而病都差當時稱妙焉

梁何佟之善醫術與徐嗣伯埒名子聰能世其家業  
佟之自東昏卽位以其克虐乃謝病終身不涉其流  
天監中爲尚書左丞

後魏周澹鄆人多方術尤善醫藥遂爲太醫令明元  
嘗苦風頭眩澹治得愈繇是見寵位至特進賜爵成  
德侯

陰貞家世爲醫與周澹並受封爵李潭亦以善鍼見  
知子驥駒襲傳術延興中位至散令

李修字思祖父亮少學醫術未能精究太武時奔宋

於彭城又就沙門僧坦研習衆方畧盡其術針灸授  
藥莫不有效徐兗之間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遠千  
里競往從之亮大爲廳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  
有死者則就而棺殮親往弔視其仁厚若此修兄元  
孫亦遵父業而不及修以功賜爵義平子拜奉朝請  
遷給事中太和中在禁內孝文文明太后時有不豫  
侍針藥治多有効賞賜累加車服第宅號爲鮮麗集  
諸學士及工書者百餘人在東宮撰諸藥方百餘卷  
皆行於世先是咸陽公高允雖年且百歲而氣力尚  
康文明太后時令修診視之一旦奏言允脉竭氣微

大命無逮未幾果亡遷維時爲前軍將軍領太醫令  
後數年卒子天授襲汝陽令醫術又不逮父

徐謩字成伯家本東莞與兄文伯等皆善醫藥謩因  
至青州慕容白曜平東陽獲之表送京師獻文欲驗  
其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謩隔而脉之深得病  
形兼知色候遂被寵遇爲中散稍遷內侍長文明太  
后時問經方而不及李修之見任用也與謩合和藥  
劑攻療之驗精妙於修而性甚秘忌承奉不得其意  
者雖爲王公不爲厝療也孝文後知其能及遷維稍  
加眷幸體小不平及所寵馮昭儀有疾皆能處治又

除中散大夫轉侍御孝文幸懸瓠有疾大漸乃馳驛  
召謩合水路赴行一日一夜行數百里至診省下治  
果有驗孝文體少瘳內外稱慶及車駕發豫州次於  
汝濱乃大爲謩設太官珍饈因集百官特坐謩於上  
席適陳餚觴於前命左右宣謩救攝危篤振濟之功  
宜加酬賚乃下詔曰夫神出無方彤稟有驗憂喜乖  
適理必傷生朕幼攬萬幾長踵革運思茫茫而無怠  
身忽忽以興勞仲秋動疴心容頓竭氣體羸瘠玉几  
在慮侍御師右軍徐成伯馳輪太室進療女蕃方窮  
丹英藥盡砭石誠術兩輸忠妙俱至乃令泥勞勝愈



篤療克痊論勅語效實宜褒錄昔晉武暴疾程和進藥增封賜錢恩獎屢至况疾深於疇日業艱於曩辰得不重加陟賞乎宜順羣望錫以山河且其舊經高秩中暫解退比雖詮用猶未准舊量今事合顯進可大鴻臚卿金鄉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賜錢一萬貫又詔曰錢府未充須以雜物絹二千疋雜物一百四十疋出御府穀二千斛奴婢十口馬十疋一疋出御驢牛十頭所賜雜物奴婢牛馬皆經內呈諸親王戚陽王禧等各有別賚竝至千疋從行至鄴孝文猶未發動嘗日夕左右明年從詣馬圈孝文疾勢遂甚感

感不怡每加切誚又欲加之鞭捶幸而獲免

王顯父安上少與李亮同師俱學醫藥精究其術而不宜亮顯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敏有決斷才用初文昭太后之懷宣武也憂為日所逐化而為龍而繞后后寤而驚悸遂成心疾文明太后勅召徐謩及顯等為后診脉謩云是微風入藏宜進湯加針顯言案三部脉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如顯言宣武自幼有微疾久未善愈顯攝療有效因是稍蒙再識拜廷尉少卿營進御藥出為相州刺史入除御史中丞宣武詔顯撰藥方三十五卷班布

天下以療諸疾

崔景鳳涉學以醫術知名為尚藥典御

北齊李元忠以母老多患乃專心醫藥研習積年遂  
善於方伎性仁恕凡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為救療後  
為驃騎大將軍

李密為散騎嘗侍性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年得名  
醫治療不愈乃精習經方洞曉針藥毋疾得除當世  
皆服其明解繇是以醫術知名

徐之才父雄仕南齊位蘭陵太守以醫術為江右所  
稱之才初為豫章王綜鎮北主簿及綜入魏啓魏帝

云之才大善醫術兼有機辨詔徵之之才藥石多效  
天平中神武徵赴晉陽嘗在內館出為西兗州刺史  
未之官武明皇太后不豫之才療之應手便愈孝昭  
賜絲帛千段錦四百疋之才既善醫術雖有外授頃  
卽徵還既博識多聞繇是於方術尤妙有人患脚根  
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蛤精疾也繇乘船入海垂  
脚水中疾者曰實曾如此之才為割得蛤子二大如  
榆莢累遷兗州刺史之才醫術最高偏被命召武歲  
酒色過度恍惚不恒曾病發自言初見空中有五色  
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去地數丈亭亭而立食頃變

為觀世音之才云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即處湯方服  
 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底五色物數劑湯疾竟愈  
 帝每發動輒遣騎追之針藥所加因時必效故頗有  
 端執之舉入秋武成小定更不發動和士開欲依次  
 轉進以之才附籍兖州即是本屬遂奏附刺史以胡  
 長仁為左僕射士開為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發動士  
 開云浪用之才外任使我辛苦其月八日勅驛追之  
 才帝以十日崩之才十一日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  
 州之才弟之範亦醫術見知位太常卿特聽襲之才  
 爵西陽王

崔季舒初為黃門侍郎坐事徙北邊季舒本好醫術  
 天休中於徙所無事時更銳意研精遂為名手多所  
 全濟雖位望轉高未曾懈怠縱貧賤厮養輩亦為之

療

馬嗣明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本草莫  
 不咸誦為人診脉一年前知其生死邢邵于大寶患  
 傷寒嗣明為其診脉退告楊愔云邢公子傷寒不治  
 自差然脉候不出一年便死覺之少晚不可治楊邢  
 竝侍讌內殿文宣云子才兒臣欽若等曰我欲乞其  
 隨近一郡邵以此子年少未合剖符讌罷奏云馬嗣

明祖大寶脉惡一年內恐死若其出郡醫藥難求遂寢大寶未暮而卒楊愔患背腫嗣明以練石塗之便差作練石法以麤黃色石如鵝鴨卵大猛火燒令赤內醇醋中自有石屑落醋裏頻燒至石盡取石屑暴乾搗下篋和醋塗腫上無不愈後爲通直散騎常侍針灸孔穴往往與明堂不同從駕往晉陽山中數處見榜云有人家女病若有能治差者購錢十萬諸名醫多尋榜至問病狀俱不下手惟嗣明獨治之問其病錄云曾以手持一麥稊卽見一赤物長二寸許似蛇入其手指中因驚怖倒地卽覺手臂疼腫漸又半

身俱腫痛不可忍呻吟晝夜不絕嗣明卽爲處方服

湯比嗣明明年從駕還文已平復

後周姚僧坦父菩提仕梁高平令嘗嬰疾癩歷年乃留心醫藥武帝性又好之每召菩提至討論方術言多會意錄是頗禮之僧坦年二十四卽傳家業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論試僧坦酬對無滯帝奇之大通六年解褐臨川嗣王國左嘗侍大同五年除驃騎廬陵王府田曹參軍九年追領殿中醫師時武陵王所生葛修華宿患積時方術莫效帝令僧坦視之僧坦還具說其狀并記增損時候帝嘆曰卿用意綿密乃至

於此以此候疾何疾可避朕嘗以前代名人多好此術是以每嘗留情頗議治體今聞卿說益開人意十年轉領太醫正加文德主使直閣將軍帝嘗因發熱欲服大黃僧垣曰大黃乃是快藥然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弗從遂致危篤簡文在東宮甚禮之四時伏臘每有賞賜元帝嘗有疾乃召諸醫議治療之方咸謂至尊至貴不可輕脫宜用平藥可漸宣通僧垣曰脉洪而實此有宿妨非用大黃必無差理元帝從之進湯訖果下宿食因而疾愈元帝大喜時初鑄錢一當十乃賜錢十萬實百萬也及大軍克荊州中山公

護使人求僧垣至其營復爲燕公子謹所召大相禮接太祖又遣使馳驛徵僧垣謹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時衰暮疹疾嬰沈今得此人望與之偕老太祖以謹勳德隆重乃止焉明年隨謹至長安武成元年授小畿伯下大夫金州刺史伊婁穆以疾還京謹請僧垣省疾乃云自腰至膺似有三縛兩脚緩縱不復自持僧垣卽爲診脉處湯三劑穆初服一劑上縛卽解次服一劑中縛卽解又服一劑三縛悉除而兩脚於痺猶自孱弱更爲合散一劑稍得屈伸僧垣日終待霜降此患當愈及至九月遂能起行大將軍襄樂

公質蘭陵先有氣疾加以水腫喘息奔急坐臥不安  
或有勸其服決命大散者其家疑未能決乃問僧垣  
僧垣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散相當若欲自服不煩賜  
問因而委去其子殷勤拜請曰多時仰屬今日始來  
竟不下治意實未盡僧垣知其可差卽爲處方勸使  
急服便卽氣通更服一劑諸患悉愈天和元年加授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將軍樂平公竇集暴感風  
疾精神瞖亂無所覺知諸醫先視者皆云已不可救  
僧垣後至曰困矣終當不死若專以見付相爲治之  
其家欣然請受方術僧垣爲合湯散所患卽瘳大將

軍永世公叱伏列椿苦痢積時而不廢朝謁燕公于  
謹嘗問僧垣曰樂平永世俱有痼疾若如僕意永世  
差輕對曰夫患有深淺時有尅殺樂平雖困終當保  
全永世雖輕必不免死謹曰君言必死當在何時對  
曰不出四月果如其言謹歎異之六月遷遂伯中大  
夫建德三年文宣太后寢疾醫巫雜說各有同異武  
帝御內殿引僧垣同坐曰太后患勢不輕諸醫並云  
無慮朕人子之情可以意得君臣之義言在無隱公  
以爲何如對曰臣無聽聲視色之妙特以經事已多  
准之恒人竊以憂懼帝泣曰公旣決之矣知復何言

尋而太后崩四年武帝親戎東討至河陰遇疾目不能言臉垂覆目不得視一足縮短又不得行僧垣曰以爲諸藏俱病不可竝治軍中之要莫先於語乃取方進藥帝遂得言次又治目目疾便愈未及治足足疾亦瘳比至華州帝已痊復卽除華州刺史仍詔隨駕入京不令在鎮宣政元年表請致仕優詔許之是歲武帝幸雲陽遂寢疾初召僧垣赴行在所內史柳昂私問曰至尊貶膳日久脉候何如對曰天子上應天心或當非愚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尋而帝崩大象二年除太醫下大夫宣帝有疾至于大漸僧

垣宿直侍疾帝謂隨公曰今日性命惟委此人僧垣診候知帝危殆必不全濟乃對曰臣荷恩旣重益思效力但恐庸短不逮敢不盡心帝領之開皇初卒僧垣醫術高妙爲當世所推前後効驗不可勝紀聲譽旣盛遠聞邊服至於諸蕃外域咸請託之僧垣乃搜採竒異叅較微効者爲集驗方十二卷行於世

姚最僧垣之子爲齊王憲府水曹參軍掌記室事最幼在江左迄於入關未習醫術天和中齊王憲奏武帝遣最習之憲又謂最曰爾博學多才何如王褒庾信庾信王褒名重兩國吾視之蔑如接待資給非爾

家比也爾宜深識此意勿不存心且天子有勅彌須  
勉勵最於是始受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妙每有人  
造請効驗甚多  
人聞未嘗不稱其妙  
褚該字孝通幼而謹厚有譽鄉曲尤善醫術見稱於  
時武成元年除醫正上士自許爽死後該稍爲時人  
所重賓客迎候亞於姚僧垣天和初遷縣伯下大夫  
五年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該性淹和不自矜  
尚但有請之者皆爲盡其藝術時論稱其長者子士  
則亦傳其家業

隋許智藏高陽人祖道幼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  
究極世號名醫誠其諸子曰爲人子者嘗膳視藥不  
知方術豈謂孝乎繇是世相傳授初仕陳爲散騎嘗  
侍及陳滅高祖以爲員外散騎侍郎復請揚州會泰  
孝王俊有病帝馳召之俊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  
本來相迎知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爲之  
奈何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  
避之及智藏至爲俊診脉曰疾已入心卽當發癩不  
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帝奇其妙賚物百段賜  
帝卽位智藏時致仕於家帝每有所苦輒令中使就  
宅詢訪或以輿迎入殿扶登御床智藏爲方奏之用



無不效年八十卒於家

唐許胤宗嘗州義興人初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時桀太后感風不能言名醫療皆不愈脉益沉而紫胤宗曰口不可下藥宜以陽氣熏之令藥入腠理周理卽可差乃造黃耆防風湯數十斛置于床下氣如煙霧其夜便得語繇是超拜義興太守陳亡入隋歷尚藥奉御武德初累授散騎侍郎關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迺相連染諸醫無能療者胤宗每療無不愈或謂曰公醫術若神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胤宗曰者意也在人思慮又脉候幽微若其難別意之所解

口不能言且古之名手惟是別脉脉既精別然後識病夫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惟須單用一味直攻其病藥力既純病卽立愈今人不能別脉莫識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未知兔所多發人馬空地遮圍或與一人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踈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復其他味相和君臣相制氣勢不行所以難差繇於此脉之深趣旣不可言虛設經方豈加於舊吾思之久矣故不能著述爾年九十餘卒

甄權許州扶溝人嘗以母病與弟立言專習醫方得

其旨趣初仕隋開皇初爲秘書省正字後稱疾免曾  
州刺史庫狄欽苦風患于不能引弓諸醫莫能療權  
謂曰但將弓箭向塚一針可以射矣針其肩隅一穴  
應時卽射權之療疾多此類也貞觀十七年權年一  
百三歲太宗奉其家視其飲食訪以藥性因授朝散  
大夫賜几杖衣服是年卒撰脉經針方明堂人形圖  
各一卷

甄立言權弟也累遷太常丞御史大夫柱淹患風毒  
發腫太宗令立言視之旣而奏曰從今更十一日午  
時必死果如其言時有尼明律年六十餘患心腹鼓

脹身體羸瘦已經二年立言診其脉曰腹內有蟲當  
是誤食髮爲之爾因令服雄黃須臾吐一蛇如人手  
小指無眼燒之猶有髮氣其疾乃愈立言尋卒撰平  
草醫義七卷古今錄驗方五十卷

宋使雒州清漳人以醫術著名官至朝散大夫藥藏  
監撰經心錄十卷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有推步導引之術隱於太白山  
年九十餘視聽不衰高宗顯慶四年徵赴闕召見拜  
諫議大夫固辭不受上元初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  
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宋之間孟詵盧炤

鄰執師資之禮以事焉思邈嘗從李九成宮昭鄰留  
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昭鄰爲之甃其序曰癸酉  
之歲余臥疾長安光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  
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處士孫思  
邈居之思邈道洽古今學殫術數高譚正一則古之  
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爾其推步甲乙度  
量乾坤則維下閔安期先生之儔也昭鄰有惡疾嘗  
問思邈曰名醫愈疾其道何如思邈曰吾聞善言天  
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必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  
行日月相推寒暑遞代其運轉也和而爲雨怒而爲

風亂而爲霧凝而爲霜雪張而爲虹蜺此天之嘗數  
也人有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  
而爲榮衛彰而爲氣色發而爲音聲此人之嘗數也  
陽用其彰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  
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爲癩贅陷而爲癰疽奔而爲喘  
息竭而爲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  
則亦如之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孛飛流  
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石立  
土踊此天地之癰贅也山摧水陷此天地之癰疽也  
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喘息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

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針石救之以藥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人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通乎數也思邈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

世

呂才爲太常丞時右監門長史蘇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謬詔中書令許敬宗與才及李淳風禮部郎中孔志約并諸名醫增損舊本仍令司空李勣總監定之并圖合成五十五卷大行於世

秦鳴鶴以善針醫爲侍醫永淳初高宗告頭重不能視召鳴鶴診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卽

愈矣太后自簾中怒曰此可斬也天子頭上豈是出血處鳴鶴叩頭請命帝曰醫之議病理不加罪且吾頭重悶殆不能忍出血未必不佳也卽令鳴鶴刺之刺百會及腦戶出血如碁帝曰吾眼似明矣言未畢簾中出綵百匹以賜鳴鶴

陸贄少習醫方貞元中自宰相再貶忠州別駕避謗不著書集古今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梁段深不知何許人開元中以善醫待詔於翰林時太祖抱疾久之其溲甚濁僧曉微時藥有微賜紫衣師號錫賚甚厚頃之疾發曉微剝服色去師號因召

深問曰疾愈復作草藥不足恃也我左右粒石而效者衆矣服之何如深對曰臣嘗奉詔診切陛下積憂勤勞失護脉代乳而心益虛臣以爲宜先治心心和平而洩變清當進飲劑而不當粒石也臣謹按太倉公傳曰中熱不洩者不可服石石性精悍有大毒凡餌毒藥如甲兵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危殆不可服也太祖善之令進飲劑疾稍愈乃以幣帛賜之

後唐孟繼瑜長安醫工帝留守時暴疾以醫効乃攝任洎帝起兵鳳翔繼瑜在長安謁見從至維屢進方藥年內收者寺少卿奏使涇州翰林諸醫莫得爲比

陳立京兆人家世爲醫後唐明宗朝爲太原少尹集平生驗方七十五首并修合藥法百件號曰要術刊石置於太原府衙之左以示於衆病者賴焉

周張泳顯德初進新集普濟方五卷詔付翰林院考驗尋以泳爲翰林醫官

劉翰顯德初進經用方書一部三十卷論候一十卷今體治世集二十卷上覽而嘉之乃以爲翰林醫官其書付史館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相術

洪範五事著休咎之徵孟子亦云觀人之良莫良於  
眸子劉歆所紀數術之學有形法焉所以辨骨法之  
度使察形氣之首尾表其貴賤知其吉凶以極精微  
之致也簡牒所記代有人焉咸著其微驗以彰其獨

異蓋繇專門精學積思懸解多言屢中遂幾於神且有隱跡闔巷不顯名氏邂逅胥遇恍若靈化固非恒情之能測也若乃善惡之興本乎心術殃慶之報速於影響則形貌之際休戚之數安者確乎而不易能哉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喪家之狗主人衰荒不見飲食故纍然而不得意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周王使內史叔服會葬于魯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

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

子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祀穀也豐下必有後於

魯國豐下蓋面方也

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子上子曰是人

也蜂目而豺聲恐人也不可立鬬子夏為司馬生子

越椒子文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兄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

狼之聲不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

也其可畜乎

姑布子卿見趙簡子姑布姓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

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母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也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其後竟立毋卹為嗣

晉司馬寅為大夫黃池之會吳晉爭先趙鞅呼寅對

曰請姑視之反日肉食者無墨

墨氣色下

今吳王有墨國

勝乎

國敵國也

太子死乎乃先晉人

時越伐吳獲吳子友王孫稱庸壽於姚吳

人告敗于王乃失晉人

趙平原君勝謂趙王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

白之起

為人小頭銳上瞳子白黑分明眠瞻不轉小頭銳上

斷敢行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眠瞻不轉者

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

秦蔡澤者燕人也游學於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

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

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

生曷鼻巨肩

曷一作偶巨一作渠

魑頰蹙鵠膝攣

攣兩膝曲也

吾聞

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

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

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



吾持梁刺齒肥

持梁作飲也  
刺齒當作齒

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

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秦王見尉繚元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

蜂準長日摯喙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易出入

小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嘗身自下我誠

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久游乃

亡去王覺固止之以為秦國尉

呂公者單父人好相人見漢高祖狀貌因敬重之引

人坐上坐蕭何曰劉李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甲

侮諸客遂上坐無所訕酒闌呂公固語高祖竟酒後

呂公曰臣少好相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

息女願為箕箒妾酒罷呂媼怒曰公始嘗欲奇此女

與貴人配今公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

子所知卒與高祖呂公女即高后

漢高祖初為泗水亭長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

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后后因備之老父相后曰夫

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

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

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

問曰未遠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

以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矣

吳王濞初封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因撫其

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

事具帝三知臣門

黥布姓英氏少時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

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幾及也

人有

聞者共俳笑之後為九江王

鄧通為上大夫文帝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帝

曰能富通者在我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

通後寄死人家

周亞夫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八

歲為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二後九年而餓

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于當代我

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負

指其口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

縱監也

居三歲兄絳

侯勝之有罪文帝擇勃子賢者皆推亞夫迺封為條

侯文帝後六歲匈奴大入邊亞夫以河內守為將軍

軍細柳孝景三年為大尉五歲為丞相景帝三年以

病免相為人上變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

衛青其父鄭季給事平陽侯家與平陽公主家僮衛

媪通生青青冒姓衛氏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民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

民母嫡母也言鄭季正妻別於公主家也

青嘗從人至其泉居室

居室其泉徙所居也

有一鉗奴相青曰

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後為大將軍封長平侯

李陵為騎都尉將五千兵出塞與單于相值武帝欲

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

降帝怒甚

翟方進汝南上蔡人少失父給事太守府為小吏廼

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

言從何術藝可以自達

蔡父大奇

其形貌謂曰小吏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為諸

生學問方進後至丞相

黃霸少為陽夏游徼

游徼主徼巡盜賊者也

與善相人者共載

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相書不可

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也霸即取為妻與

之終身霸後至丞相

王莽為人侈口歷頷

侈大也歷短也頷頸也

露眼赤睛大聲而

嘶嘶聲破也

長七尺五寸好厚履高冠以鼈裝衣

毛之強曲者曰

鼈以裝褚衣中令其張起也

反膺高視瞰臨左右是時有用方技

待詔黃門者或問以莽形貌待詔曰莽所謂鷓目虎

吻豺狼之聲者也故能食人亦當為人所食問者告之莽誅滅待詔而封告者... 韋賢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賢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侯後為丞相

後漢光武征河北以朱祐為護軍祐侍光武讌從容曰長安政亂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世祖曰召刺

姦收護軍王莽置左右刺姦使督姦猾祐乃不敢復言

明德馬皇后微時大夫人呼相者使占諸女見后大驚曰我必為此女稱臣然貴而少子若養他子者得

力乃當踰於所生養賈貴人子是為章帝

班超為較書郎行詣相者日祭酒布衣書生爾一坐所尊

則先祭酒稱祭酒尊敬之辭也而當封侯萬里之外超問其狀相者

指日生燕領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章德竇皇后融之曾孫也父勳坐事死家既廢壞數

呼相工問息耗見后者皆言當大尊貴非臣妾容貌

蘇文相者也和熹鄧皇后微時文見后驚曰此成湯

之法也家人竊喜而不敢宣

茅通相工也順烈梁皇后初與姑俱選入掖庭時年

十三通見后驚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

貴臣所未嘗見也

袁逢使善相者相趙壹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

魏高元呂善相人太祖不時立太子太子自疑乃呼

元呂問之對曰其貴乃不可言問壽幾何元呂曰其

壽至四十當有小苦過是無憂也後無幾而立爲皇

太子是爲文帝年果終四十

劉良相者也文帝使相文昭甄皇后及諸子良指后

曰此女貴乃不可言

宋建平沛國人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

爲豫會聞之召爲郎文帝爲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

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令徧相衆賓建平日將軍當

壽八十至四十時當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

四十九位爲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年至七十

位致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爲嘗伯而當有厄

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傍人不見也謂曹彪曰

君據藩國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初穎川荀

攸鍾繇相與親善攸先亡子幼繇紀其門戶欲嫁其

妾與人書曰吾與公達曾共使朱建平相建平日荀

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鍾君吾時啗之曰惟當嫁卿

阿騫爾何意此子竟早殞沒戲言遂驗乎今欲駕阿

驚使得善處追思建平之妙雖唐舉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黃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夏侯威爲兖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旬得疾念建平之言自分必死豫作遺及送喪之備或使索辦至下旬轉差垂以平復三十日日昃請紀綱大吏設酒曰吾所苦漸平明日鷄鳴年便五十建平之戒真必過矣威罷客之後合瞑疾動半夜遂卒璩六十一爲侍中直省內歛見白狗問之衆人悉無見者於是數聚會并急游觀田里飲宴自娛過期一年六十三卒曹彪封楚王

年五十七坐與王陵通謀賜死凡說此輩無不如言不能具詳故粗記數事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衆醫竝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七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

管輅族兄孝國居在斥立輅往從之與二客會去後輅謂孝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鳧無宅

一云厚味腊毒天精幽女坎爲棺槨爲喪車

流鳧于海

骨歸于家少許時當竝死也後數日二人飲酒醉夜共載車牛驚下道入漳河中皆卽溺水也輅舉秀才

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宴許輅言切至還舍具以語舅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謂輅狂悖後聞晏颺皆誅舅乃服問輅前見何鄧之日爲已有凶氣未也輅言與禍人共會然後知神明交錯與吉人相近又知聖賢求精之妙夫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窺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謂之鬼幽故鬼躁者爲風所収鬼幽者爲火所燒自然之符不可以蔽也後卒誅死輅至少府永卒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嘗與族父瑜俱至雒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繇後爲太傅鍾會繇小子幼敏慧時中護軍蔣濟著論謂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嘗人也後位至鎮西將軍

張緝爲尚書郎以稱職爲明帝所識帝以爲緝之材能多所堪任試呼相工相之相之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止二千石乎緝後爲光祿大夫

蜀先主穆皇后陳留人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為子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定益州納后為夫人遂為皇后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末入蜀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君年過七十七位至大將軍封侯芝後至車騎將軍封武陽亭侯裕喜占候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先主銜其不遜誅之

吳大帝漢末舉孝廉時孫策初有江東漢以策遠修

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唯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嘗當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其識之

孫皓少時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陰喜而不敢泄

晉文帝初未定嗣而屬舞陽侯攸武帝特為中撫軍懼不得立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撫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繇是世子乃定

武元楊皇后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閑於女工有善



相者嘗相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為世子聘焉  
簡文帝諸姬絕孕將十年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  
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媵婢示焉時李后為宮  
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  
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以侍寢后夢兩龍  
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為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  
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孝文王鄱陽長公主  
羊祜少時嘗游於汝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  
好相年未二十必建大功於天下既而去莫知所在  
祜後為征南大將軍建平吳之業卒年五十八卒後

二歲而吳平

張華為司空又得豐城寶劍嘗曰吾少時有相者言  
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  
吾彥初仕吳為通江吏時將軍薛珣杖節南征軍容  
甚盛彥觀之慨然而歎有善相者劉札謂之曰以君  
之相後當至此不足慕也後至南中都督交州刺史  
周訪少時遇善相者廬江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  
皆位至方岳功名畧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優劣  
更繇年爾訪小侃一歲大興三年卒於安南將軍梁  
州刺史時年六十一

陶侃字士行有善相者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  
監理當為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  
漉壁而為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侃後至大尉年  
七十六

陳訓善相術其卓為歷陽太守訓私謂所親曰其侯  
頭低而視仰相法名為眇刀又目有赤脉自外而入  
不出十年必以兵死不領兵則可以免卓果為王敦  
所害丞相王導多病每自憂慮以問訓訓曰公耳聾  
垂肩必壽亦大貴子孫當興於江東咸如其言  
載洋好道術陳敏為右將軍堂邑令孫混見而羨之

洋曰敏當作賊族滅何足願也未幾敏果反而誅焉  
洋至丞相令史

王珍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  
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搔擾不作士大夫矣後為石  
勒左司馬為勒所殺

魏詠之生而兔缺有善相者謂之曰卿當富貴後為  
荊州刺史持節都督六州領南蠻較尉詠之初在布  
衣不以貧賤為恥及居顯位亦不以富貴驕人始為  
殷殷仲堪之客未幾竟踐其位論者稱之  
前趙劉元海膂力過人姿儀魁偉有屯留崔懿之襲

陵公師或等皆善相人及見元海驚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嘗吾所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

後趙石勒少時居武鄉北原時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嘗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惟鄔人郭敬陽曲霄驅以爲信然竝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

石季龍年六七歲有善相者曰此兒貌奇有壯骨貴不可言

前秦苻堅年七歲高平徐統遇之於路統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後又遇之統下車屏人密謂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後當大貴但僕不見如何堅曰誠如公言不敢忘德

宋高祖義旗之建以檀憑之爲建武將軍高祖嘗與何無忌魏詠之同會憑之所會善相者晉陵韋叟見憑之大驚曰卿有急兵之厄其候不過三四日爾且深藏以避之不可輕出及宣玄將皇甫敷之至羅落橋也憑之與高祖各領一墜而戰軍敗爲敷軍所害高祖初與何無忌等共建大謀有善相者相高祖及無忌等竝當大貴其應甚近惟云憑之無相高祖與無忌密相謂曰吾等旣爲同舟理無偏異吾徒咸皆

富貴則擅不應獨殊深不解相者之言至是而憑之戰死高祖知其事必捷

桓循令韋叟相高帝當得州不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相中當用為司馬後叟謂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信公亦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敢希鎮軍司馬願得領軍佐於是用焉

柳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值大雪日暮寒甚頃有羈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自稱善相謂元景曰公方大富貴位至三公元景曰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

及貴求之不知所在後至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

徐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天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隨親之縣任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鷄犬亦盡惟羨之在外獲全後至司徒

沈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棗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此相者曰骨法如此

若有不驗便是相書誤爾其後攸之爲郢荆二州超  
之廣州刺史景文南豫州刺史

李安民爲武衛將軍討晉安王子勛有功明帝大會  
新亭樓勞諸軍主樗蒲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  
曰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民少時貧屢有  
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  
戲至是安民尋此人不知所在

南齊明帝脚上有赤痣嘗秘不言旣而江祏勸帝出  
以示人晉壽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  
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

如何可隱輒當言之公卿帝大悅

宣孝陳皇后宣帝從任在外后嘗留家治事教子孫  
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也后歎曰我三  
兒誰當應之呼太祖小字曰政應是汝爾

張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  
瓦墮傷額又問相者曰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  
方伯爾後爲持節督梁南北秦四州軍事雍州刺史  
卒年四十六

王僧虔少時羣從宗族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  
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也僧虔後爲尚書今年六

十

梁武帝初爲隋王鎮西諮議參軍行經牛渚逢風入  
泊龍瀆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  
下將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忽不見  
高祖丁貴嬪生于樊城相者曰此女當大貴高祖臨  
州丁氏囚人以聞貴嬪時年十四高祖納焉  
宜豐侯修參軍陳冕善相人修因法會將冕自隨令  
相簡文有天下否冕言簡文九州骨成必踐帝位而  
地部過弱非但王畿侵蹙兼恐不得善終  
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陽人也世居廣陵家甚寒賤

始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士歷觀諸生指珍謂博士曰  
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及爲平北將軍典籤魏軍侵  
沔北司空陳顯達出討一見異之因屏人呼上座謂  
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滅努力爲之後至鎮軍將軍  
固平縣侯

元帝初在尋陽背生黑子巫媪見曰此大貴兆當不  
可言從劉景受相術因訊以年答曰未至五十當有  
小厄禳之可免帝自勉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及魏  
師入四十七矣

陳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昭達性倜儻輕財尚

氣少時嘗遇相者謂昭達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損則當富貴初仕果爲東宮直後因醉墜馬鬚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亂昭達率募鄉人援臺城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曰卿相善矣不又當富貴臺城陷昭達還鄉里與世祖遊因結君臣之分侯景平世祖爲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世祖世祖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位至司空

宣帝貌若不慧魏將楊忠門客張子照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當大貴也

駱文牙字旗門吳興臨安人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

云此郎容貌非嘗必將遠致文牙封臨安侯豐州刺

史

後魏寇讚爲南雍州刺史賜爵河南公加安南將軍初讚未貴時嘗從相者唐文相文曰君額上黑子入幘位當至方伯封公及其貴也文以民禮拜謁曰明公憶民疇昔之言乎近日但知公當貴然不能自知得爲州民也讚曰往時卿言杜瓊不得官長人咸謂不然及瓊被選爲蓋屋令卿猶言相中不見而瓊果暴疾未拜而終昔魏舒見主人兒死自知已必至公吾嘗以卿言瓊之驗亦復不息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

馬

盧淵年十四嘗詣長安將還諸相餞送五十餘人別於渭北有相者扶風人王伯達曰諸君皆不如此盧郎雖位不副實然德聲甚盛望踰公輔後三十餘年當制命關右願不相忘後淵果為安南將軍督關右諸軍事相者年過八十詣軍門請見言敘平生未幾拜儀曹尚書

李訢字元盛母賤為諸兄所輕父崇曰此子相者言貴吾每觀察或未可知遂使人都為中都學生訢後為司空侍中

郭祚少孤貧姿貌不偉鄉人莫之識也有女巫相祚後富富貴後至左僕射雍州刺史

北齊綦連猛初與尉興慶謝猥餒並善射小心給事神武左右神武使相者視之曰猛大貴尉謝無官及芒山之役興慶救神武之窘為周軍所殺神武歎曰富貴定在天也猛竟如相者卒以榮寵自畢位至大將軍

段長遼西人龐蒼鷹太原人俱有先知之鑒嘗為魏懷朔鎮將嘗見高祖甚異之謂高祖曰君有康世之才終不徒然也請以子孫為託興和中啓贈司空公



子寧相府從事中郎天保初兼南中郎將蒼鷹交游  
豪俠厚待賓旅居於州城高祖客其舍初居處於蠟  
牛廬中蒼鷹母數見廬上赤氣屬天蒼鷹亦知高祖  
有霸王之量每私加敬割其宅半以奉高祖繇此遂  
蒙親識

暴顯字思祖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好相表  
必為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僧莫知所去後累遷特  
進驃騎大將軍封定陽王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雒人少時相者謂之曰君使  
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其後遇宇文氏稱霸關中尉  
為典籤將命使於蠕蠕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神  
武見之大悅尚淮陽公主甚被待遇官至侍中右僕  
射

文襄時有吳士雙盲而妙於聲相文襄歷試之聞剗  
桃枝之聲曰有所繫屬然當大富貴王侯將相多死  
其手譬如鷹犬為人所使聞趙道德之聲曰亦繫屬  
人富貴翁赫不及前人聞太原公之聲

太原公即文宣帝初封郡

也曰當為人主聞文襄之聲不動崔暹私指之乃謬  
言亦國主也文襄以為我家羣奴猶當極貴况吾身  
也

解法選河內人少明相術鑿炤人物皆如其言頗為和士開相中士開牒為府參軍

皇甫玉善相人嘗游王侯家文宣既即位試玉相術故以帛巾抹其眼而使歷摸諸人至於文宣曰此是最大達官於任城王曰當至丞相於嘗山長廣二王

嘗山長廣即孝昭武成二帝初封國也

並曰亦貴而各私指之至石動

備曰此弄癡人至供膳曰整得好飲食而已玉嘗為高歸彥相曰位極人臣但莫反歸彥曰我何為反玉曰不然公有反骨玉謂其妻曰殿上者不過二年妻以告舍人解斯洪慶妻洪慶以告帝帝怒召之玉每

炤鏡自言當兵死及被召謂其妻曰我今去不迴若得過日午時或當得活既至正中遂斬之

徐之才幼而備發號為神童劉孝綽嘗云徐郎燕額有班定遠之相後至左僕射

崔罔字法峻幼好學汎覽經傳多伎藝尤工相術為馮驢卿武平六年從駕在晉陽嘗語中書侍郎李德林云此日看高相王以下文武官人相表俱盡其事口不忍言惟第一人更應富貴當在他國不在朝吾亦不及見也其精妙如此

後周門帝初九歲封畧陽郡公時有善相者史元華

見帝退謂所親曰此公子有至貴之相但恨其壽不足以稱之爾

辛昂字進君年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畧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兒者仲畧亦重昂志氣深以爲然後至驃騎將軍剛府儀同三司

李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游逢一老人鬢眉皓白謂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卿必爲台牧努力勉之後至大將軍

隋高祖初仕後周爲右小宮伯明帝嘗遣善相者趙

昭視之昭跪對曰不過作柱國爾既而陰謂高祖曰公當爲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善記鄙言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好相術所言多驗後周大冢宰宇文護引之左右繇是出入公卿之門高祖徵時來詣和相和待人去謂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爲子開皇末和上表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問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繇人事所及臣無勞效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慚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陛下龍潛

之時臣有所言一得書之秘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當與永富公竇榮定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卽識其人臣當時卽言公眼如曙星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王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隨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爲將領陣無不被臣卽於東宮面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忘明年烏丸軌言於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於時王誼梁彥先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在永巷門車

北面立陛下問臣曰我得無災郭不臣奏陛下曰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總百揆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和同郡韓則嘗請和相和謂曰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謂洎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間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爲四五大官擲也和言皆此類著相經四十卷

韋鼎善相術初爲陳大府卿嘗與聘周與高祖相遇鼎謂高祖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監深遠亦非羣賢所逮也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

老夫當委質公相不可言願深自愛及陳平帝馳召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時蘭陵公主寡帝爲之求夫選親衛栢述及蕭瑒等以示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帝曰位錄我爾遂以主降述後除名卒年三十九

煬帝爲晉王時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遍視諸子和曰晉王眉上雙骨隆起貴不可言

牛弘初在襁褓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兒當貴善愛養之弘後爲僕射

趙昱爲大理少卿守法稱職高祖每謂綽曰朕於卿無所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爾仁壽中卒官時年六十三帝爲之流涕

宇文述年十一時有相者謂述曰公子善自愛後當位極人臣述後至左衛大將軍參朝政

李景初爲馬軍總管配事漢王高祖奇其壯武使袒而觀之曰卿相表當位極人臣

齊王暕妃早卒遂與妃姊元氏婦通生一女外人皆不得知陰引喬令則於第內宴召相工遍視後庭相工指妃姊曰此產子者當爲皇后貴不可言

唐高祖爲譙隴刺史善相者史良言於高祖曰公骨

法非嘗必爲人主至於命也非所敢知久之良復遇高祖乃大驚曰骨法如舊年壽之相頓異昔時勿忘鄙言願深自愛高祖心益自負

郭弘道初仕隋爲尚食奉御時高祖爲殿內少監深善之弘道善相因言曰公天中伏犀下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願深自愛高祖取弘道銀盆置之於地引弓射之謂弘道曰向言有驗當一發中之旣發應弦而中弘道曰願令公事驗之日賜賞金盆高祖太悅太宗初四歲時忽有書生自言善相詣高祖曰公是貴人有大貴子因目太宗曰龍虎之姿天日之表也公

之貴以此見後必繇之而創功業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高祖聞其言甚懼及書生辭出使人捕欲殺之以滅口也而不知所在

乙弗弘禮貝州高唐人也隋煬帝居藩召令相已弘禮跪而賀曰大王骨法非嘗必爲萬乘之主誠願戒之在得煬帝卽位召天下道術人置坊以居之仍令弘禮統攝帝見海內漸亂玄象錯謬內懷憂恐嘗謂弘禮曰卿昔相朕其言已驗且占相道術朕頗自知卿更相朕終當何如弘禮逡巡不敢答帝迫之曰卿言與朕術不同罪當死弘禮曰臣本觀相書凡人之

相有類於陛下者不得善終臣聞聖人不相故知凡  
聖不同爾自是帝遣使監之不得與人交言初泗州  
刺史薛大鼎隋時嘗坐事沒爲奴貞觀初與數人詣  
弘禮相大鼎次至弘禮曰君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  
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目直是賤人但不知餘處何  
如耳大鼎有慚色乃解衣視之弘禮曰看君面不異  
前言占君自腰以下當爲方岳之任大鼎後歷五州  
刺史而卒其占相皆此類也貞觀末卒  
馬周爲中書舍人岑文本謂人曰周鳶肩火色騰上必  
速恐不能久爾未幾周卒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尤工相術隋大業中爲資官令  
武德初蜀道使詹俊赤牒授火井令初天綱以大業元  
年至雒陽時杜淹王珪韋挺就之相天綱謂淹曰公  
蘭臺成範學堂寬博必得親糾察之官以文藻見知  
謂王曰公三亭成就天地相臨從今十年已外必得  
五品要職謂韋曰公面似大獸之面交友極誠必得  
士友携接初爲武職復語淹等二十年外終恐三賢  
同被責黜暫去卽還淹尋遷侍御史武德中爲天策  
府兵曹文學館學士王珪爲太子中允韋挺隋末與  
隱太子友善後太子引以爲卒至武德六年俱配流

雋州淹等至益州見天綱曰袁公雒邑之言則信矣  
未知今日之後何如天綱曰公等骨法大勝在時終  
當俱受榮貴至九年被召入京共造天綱謂杜曰公  
當卽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王韋兩公在後  
當得三品官兼有年壽然晚途皆不稱愜韋公尤甚  
淹至京拜御史大夫簡較吏部尚書王珪尋授侍中  
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歷御史大夫太嘗卿貶授象州  
刺史皆如天綱之言大業末竇軌客遊德陽嘗求問  
天綱謂曰君額上伏犀貫玉枕輔肩又成必於梁益  
州大樹功業武德初軌爲益州行臺僕射引天綱深

禮之天綱又謂軌曰骨法成就不異在時之言然骨  
氣赤脉貫瞳子語則赤氣浮面如爲將軍恐多殺人  
願深自戒慎武帝九年軌坐事被徵將赴京謂天綱  
曰更得何官曰面上家人坐任未見動輔角右畔光  
澤更有喜色至京必承恩還來此任其年果授益州  
都督武士讓之爲利州也勅召天綱詣京師途經利  
州士讓使視其妻楊氏天綱曰夫人當生貴子乃盡  
召其子女視之見元慶元爽可至刺史終亦屯否見  
韓國夫人曰此女大貴不利其夫武后時襁褓衣男  
子之服乳母抱之而至天綱大驚令舉目瞻視又令



提行而觀之曰此郎君龍睛鳳頸貴人之璽也若是女後當爲天下主矣貞觀八年太宗聞其名召至九成宮時中書舍人岑文本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眉覆過目文才振於海內頭又生肉猶未大成若得三品恐是損壽之徵文本官至中書令尋卒其年侍御史張行成馬周同問天綱曰馬侍御伏犀貫頂後有玉枕又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近古以來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根只恐非壽者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年四十八卒謂行成曰公五岳四瀆成就下亭

豐滿得官雖晚終居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天綱相人所中皆此類也申國公高士廉嘗謂曰君更作何官天綱曰自知相命今年四月盡矣果至是月而卒

高智周少時與來濟郝處俊孫處約同遊寓於揚州江都人石仲覽傾產以待又嘗引相工觀濟等相工曰四人皆宰相也而石氏不及見焉然來早貴而未途屯躡高晚達而最爲壽者夫速登者易顛徐達者少患天之道也仲覽貞觀末爲兵部郎中卒後而濟等乃貴皆如相工所言

劉仁軌初爲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當位鄰  
台輔年將九十後果如其言後至文昌左相同鸞臺  
鳳閣三品

蕭嵩初娶賀晦女與雒陽縣尉陸象先爲僚婿時嵩  
尚未入仕宣州夏榮稱有相術謂象先日陸郎十年  
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貴官位高而有壽  
時人未之許後果大貴嵩至太子太師象先至太子  
太保

蔣子慎與鄉人高智周善同詣善相者相者謂智周  
日明公位極人臣胤嗣微弱蔣侯官祿至薄而子孫

轉盛子慎後累年爲建安尉卒其子繪來謁智周已  
貴矣曰吾與子父有故子復有才因以女妻之永淳  
中爲緱氏尉鄭州司兵卒繪子挺舉進士開元中歷  
臺省仕至湖延二州刺史子貴贈揚州大都督挺子  
洌渙竝進士及第洌歷禮部戶部吏部三侍郎尚書  
左丞渙天寶末給事中永泰中右散騎嘗侍時高氏  
誅滅已久果符相者之言

後唐周玄豹燕人世爲從事玄豹少爲僧其師有知  
人之鑿從遊十餘年盡悴無憚師知其可教遂傳其  
秘旨旣長還鄉歸俗盧程寄褐嘗遊於燕與同志二

人謁焉玄豹退謂鄉人張殷袞曰適二君子明年花  
發俱爲故人唯彼道士他年甚貴來歲二子果零落  
於趙魏間又二十年盧程登庸於鄴下後晉陽張承  
業信重之言事數中明宗時爲內衙都指揮使承業  
俾帝易衣列於諸校之下以他人詐之曰此非也玄  
豹指帝於未綴曰骨法非嘗此爲內衙太保歟咸服  
其異或問帝之前程惟云末後爲鎮州帥時懿皇后  
夏氏方事巾櫛時有悞旨大犯槓楚玄豹偶見之曰  
此人有藩侯夫人之位當生貴子赫怒因解其言竟  
驗太原察判司馬於不同舍留其居忽謂於曰公五  
日之內奉使萬里未見回期揆數日後酒酣坐爲衣  
領扼之而卒

王都爲定州節度臨戎數年惟以慘虐爲務不敢並  
語周玄豹見之曰形若鯉魚難免刀几

王安節少善賈得相術於奇士因事見末帝於私邸  
退謂人曰真北天王相也位當至天子終則莫我知  
也

漢趙延壽少時有相者云此官豈止於是邪後必有  
兵甲大權位極列土人或詰云此人妍柔如女子安  
有大兵權乎俄遷盟津許田汴水宋城連帥宣徽使

樞密使兼領河陽清泰中復為樞密使

周趙廷又世為星官兼通三式而於袁許之鑒尤長於氣色清泰末胡果通為司天監廷又專待詔內廷嘗與樞密學士呂琦同宿琦從容密問國家運祚廷又曰來年厄會之期俟過別論琦敦訊不已廷又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於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會諸公罕有福德者下官尋有溫緯之借尋而晉高祖人雜翟光鄴權知永興軍虜革肥哲善於攝養趙廷又謂人曰翟君外厚而內薄雖貴而無壽果如其言

大尾終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一十一

筆札

自結繩既代迄於夏商蟲篆鳥跡以紀庶物其後篆籀殊體草隸繼作踵事變本增華競逐世之學者研精極慮克臻其妙各自名家乃至馳聲於天臺流譽於絕域傑出於眾為時所珍自非心術之幽通天機

之異稟又曷能窮妙墨之深致為藝圃之殊觀哉

漢陳遵為較尉性善書與人尺牘王皆藏去以為樂

去亦藏也

後漢崔瑗為涿北相瑗子寔為尚書並善草書

張超為車騎將軍別部司馬善於草書妙絕時人世

共傳之

張芝太嘗與之子字伯英少時高操公車有道徵皆

不至號張有道尤好草書學崔杜之法家之衣帛必

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為之黑下筆必為楷則號忽

忽不暇草書為世所寶寸紙不遺韋仲將謂之草聖

也芝及弟昶字文舒並善草書先是杜伯度崔子玉

以工草書稱於前代趙襲與羅暉拙書見嗤於芝芝

頗自矜高與朱賜書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

餘也

孫敬少時畫地學書書日進焉

楚國先賢傳日敬好學嘗開戶為開戶

生

魏梁鵠字孟皇漢末師宜官隸書為其矜其能每

書輒削焚其札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

其札鵠卒以攻書至漢部尚書太祖欲為雒陽令鵠

以為北部尉鵠後依劉表及荆州平太祖募求鵠鵠

懼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使在祕書以勤書自效公嘗縣帳中及以釘壁玩之謂勝宜官魏官殿題署皆鵠書也

韋誕為郎中除武都太守以書不之郡轉侍中雒陽鄴許三都官觀始就命誕銘題以為承制以御筆墨皆不任用因奏曰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乃可以逞經丈之勢小則方寸千言

衛覬典著作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不善

精絕

一云尤工古文筆跡

劉廙為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命廙通草書

胡昭字孔明養志不仕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

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

王陵為太尉少子明山最知名善書多技藝人得其

書皆以為法

吳張紘為會稽東郡都尉既好文學又善楷篆嘗與

孔融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篆書每舉篇見字

欣然獨笑如復觀其人也

張昭字子布為輔吳將軍少善隸書

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

甫能書甫恨通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

晉荀勗為光祿大夫領祕書監始書師鍾胡法

鍾繇胡昭

也

衛瓘為尚書令與尚書郎燉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瓘子恒為黃門郎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造物有沮誦蒼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觀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

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

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

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為上在下為下象

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為形配以聲

也會意者止戈為武人言為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

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

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

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

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蝌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

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

衛觀也

寫淳

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  
失法因蝌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  
魏襄王家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  
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悅  
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厠前賢之作與以存  
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  
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  
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矣大道旣泯古文  
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真僞靡分大晉  
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繁矣

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  
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萃尊  
以垂穎山岳峨嵯而連崗蟲跂跂其若動鳥似飛而  
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  
或守正循塗矩折規旋或方員靡則因事制權其曲  
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頽若  
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鴻高飛邈邈翩翩或縱  
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繇繇是故遠而望之若翔  
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  
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魯玄觀



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  
 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  
 及平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  
 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  
 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史籀大篆  
 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或曰下邳人程邈為衛獄吏  
 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  
 多者損滅方者使圓圓者使方秦之始皇始善之  
 出以為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  
 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

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  
 使司空甄豐較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  
 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  
 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謬篆所以  
 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及許慎撰說文用  
 篆書為正以為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為  
 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  
 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畧究其妙韋誕師  
 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  
 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

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真形要妙巧人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覆身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焚編揚波振擊鷹跖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未若絕若連似水露綠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橫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若鴻鵠羣游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撫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郤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

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摘華豔於紉索爲學藝之範先嘉文德之弘懿愷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頓仰舉大畧而論旃秦旣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覩者以讐酒討錢足而減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拊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拊鵠卒以書至選部尙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

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  
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也魏武欲爲雒  
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軍門署軍假司  
馬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  
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爲勝宜官今宮殿題  
署多是鵠象鵠宜爲大字邛郫淳宜爲小字鵠謂淳  
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  
祕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  
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之於  
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

隸勢日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餘此簡易厥  
用旣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替若雲布其大徑尋細  
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嘗制或穹窿恢廓或櫛比鍼  
列砥平繩直或毓蚤膠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  
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  
錯落其間若鐘籟設張庭燎飛煙嶰巖巖嵯嵯高下屬  
連似崇臺重宇層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  
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詭譎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  
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筭而斯文之未宣豈  
體大之難覩將祕奧之不傳耶俯仰而詳觀舉大較

而論旃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姿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疎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忽忽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頴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務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

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及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畧應時論指用於卒迫兼功並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傾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峙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踟蹰點黥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竒或凌邃憚慄若據高臨危旁照邪附似蜩蟬楫枝絕筆收

勢餘纏糾結若杜伯擬毒緣巖騰蛇赴穴頭沒尾垂  
是故遠而望之墮焉若沮岑巖虛就而察之一畫不  
可移幾微要妙臨時從宜畧舉大較髮髯若斯

索靖爲尚書郎與尚書令衛瓘俱以善草書知名武  
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作草書  
狀其辭曰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旣生書契是爲  
蝌斗鳥篆類物象形獻哲變通意巧滋生損之隸草  
以崇簡易百官畢修事業並麗葢草書之爲狀也婉若  
銀鈎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蚪膠或往  
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歛奮鬣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

乍正乍邪騏驎暴怒逼其轡海水窞隆揚其波芝草  
蒲萄還相繼棠杵融融載其華玄熊對踞於山嶽飛  
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  
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燒靡苦隨體散布紛擾擾  
以倚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颺  
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  
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旣往而中顧或若俶儻而不羣  
或若自簡於嘗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之彥役心精  
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體靡形不  
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聘辭放

手兩行水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  
奇妙之煥爛體磊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粲粲命杜度  
運其指使伯英廻其腕著絕世於紈素垂百世之殊  
觀

李充爲丞相掾累遷中書侍郎善楷書妙參鍾索世  
咸重之

李式充從兄也爲侍中善楷隸

辛謐爲太子舍人兼散騎嘗侍工草隸書爲時楷法  
王羲之爲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尤善隸書爲古今之  
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爲飄若游雲矯若驚龍羲之嘗

請門生家見斐几滑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後爲其父  
誤刮去之門生驚悞者累日又嘗在叢山見一老姥  
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爲五字姥初有慍  
色因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  
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  
爲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  
張芝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  
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  
翼郗愔及暮年方妙嘗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欣  
因與羲之書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

乃亡嘗嘆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王凝之羲之子也爲左將軍會稽內史亦工草隸王獻之凝之弟也爲中書令始七八歲時學書父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嘗書壁爲方丈大字羲之甚以爲能觀者數百人後爲謝安長史安嘗問曰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故當不同安曰外論不爾答曰外人那得知時議者以爲羲之草隸江左中朝莫有及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頗有媚趣桓玄雅愛其父子書各爲一帙置左右以

玩之

謝安字安石爲太保善行書

宋孔琳之爲祠部尚書以草書擅名

羊欣爲中書郎尤長隸書初欣年十二父不疑爲烏程令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着新練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徐希秀爲游擊將軍甚有學解亦閑篆隸正費禪靈二寺碑卽希秀書也

蕭思話爲中書令丹陽縣尹工書學於羊欣得草妙

南齊劉繪為中書郎撰能書人名自云善飛白言論之際頗好矜術

周顒為國子博士以從外氏車騎將軍誠質家得衛嘗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而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王僧虔為尚書令弱冠善隸書初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惟跡逾子敬王獻之字方當器雅過之晉泰始

中出為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晉世王獻之善書為吳興郡及僧虔攻書又為郡論者榮之昇明中為尚

書令嘗為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逸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座右銘及太祖卽位與僧虔觀書畢謂僧虔曰誰為第一僧

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一云臣書人臣中第一帝書帝中第一帝

曰卿可謂善自為謀矣示僧虔古跡十一帙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帙中所無者吳大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衛伯玉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又為論書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



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庾右軍叔過江右軍之前以爲最亾曾祖領軍書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亾從祖中書令書與子敬云弟書如騎驟駸駸嘗欲度驂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人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辯其優劣惟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

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亞於右軍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過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此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以自重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旣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邁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所書學右

軍亦欲亂真矣又著書傳於世

王慈僧虔子也爲東海太守謝超宗嘗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雞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爲名答

超宗鳳之子

梁蕭幾字德玄爲尚書左丞善草隸書

王志初仕齊爲吏部尚書善藁隸當時以爲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嘗謂志爲書聖

殷均字季和尚武帝女永興公主拜駙馬都尉善隸書爲當時楷法南鄉范雲樂安任昉並稱貴之

顏協爲湘東王記室少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飛白吳

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過真也荆楚碑碣皆

協所書時有會稽謝善勛能爲八體六文方寸千言

京兆韋仲善飛白並在湘東王府府中以協優於韋

仲而減於善勛

蕭子雲爲侍中善草隸書爲世楷法自云善效鍾元

恒王逸少而微變字體答勅曰臣昔不能收賞隨世

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

列傳欲作論語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指畧論飛

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勅旨論書一卷商畧筆

勢洞徹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恒猶子敬之不及

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恒逮爾  
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  
日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  
恒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  
逢子雲出爲東陽太守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  
望船三十許步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  
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惟在名跡子雲乃爲停船  
三日書三十紙與之

蕭特子雲子也爲太子舍人亦善草書高祖嘗論子  
雲日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迹遂遍於卿

蕭乾子雲兄子也乾字思惕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  
法仕陳爲五兵尚書

到沆爲北中郎將諮議參軍勤學工篆隸

劉孝綽爲祕書監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別體

陳蔡景歷好學善尺牘工草隸解褐諸王府佐

趙知禮爲右衛將軍善隸書

王彬字思文爲祕書監好文章善篆隸與兄志齊名  
時人爲之語曰三真六草爲天下寶

蕭弘爲金部侍郎善隸書爲當時所重宣帝嘗披奏  
事指弘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弘謝曰

此陛下假其毛羽耳

毛喜為光祿大夫少好學善草隸

謝貞為招遠將軍掌中官管記初貞年十三工草隸

蟲篆

徐僧權為東宮通事舍人領祕書以善書知名

後魏谷渾字元冲道武時以善隸書為內侍左右

崔宏字玄伯潛之子也位至天部大夫爵為公尤善

草隸行押之書為世摹楷玄伯祖悅與范陽盧誕並

以博藝知名諶法鍾繇悅法衛瓘俱習索靖之草皆

盡其妙諶傳子偃偃傳子邈悅傳潛潛傳玄伯世不

替業故魏初重崔盧之書又玄伯之行押書特精巧  
而不見遺跡

崔簡字冲亮玄伯子也一名覺為中書侍郎參著作  
事好學少以善書知名

崔浩玄伯子天興中為著作郎道武以其工書管置  
左右浩既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從少至老初不憚

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彊以示不敢犯國其謹  
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妙巧不如也世寶其

跡多裁割綴連以為模楷

崔衡字伯玉學崔浩書頗亦類焉獻文天安元年擢

爲內祕書中散班下詔命及御所覽書多其跡也  
崔挺爲中書侍郎以工書受勅長安書文明太后受  
燕宣王碑賜爵泰昌子

崔潛仕慕容暉爲黃門侍郎爲兄渾誅其手筆本第  
宣武初著作佐郎王遵業買書於市而遇得之計誅  
至是將二百載寶其書迹深藏祕之東魏武定中遵  
業子松年以遺黃門郎崔季舒人多摹楷之左光祿  
大夫姚元標以工書知名於時見潛書謂過於已也  
江式爲歿寇將軍符節令以書文昭太后尊號謚册  
持除奉朝請仍符節令式篆體尤工雜宮殿諸門板

題皆式書也

江順和式兄子也爲征虜將軍亦工篆書先是太和  
中兗州人沈法會能隸書宣武之在東宮勅法會侍  
書已後隸迹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妙  
盧淵爲祕書監自遠祖志法鍾繇書傳業累世世有  
能名至邈以上蔡善草跡淵習家法當代宮殿多所  
題白馬公崔玄伯亦善書世傳衛瓘體魏初工書者  
崔盧二門

呂溫字瞻陽爲上黨太守善書

李思穆爲營州刺史工草隸爲當時所稱

竇遵爲尚書郎善楷篆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宮門題署多遵書也

柳僧習善隸書敏於當時爲裴植征虜府司馬

劉仁之粗涉書史真草筆跡頗號工便尉元昭引爲御史

裴敬憲爲太學博士學博才清工隸草書

高遵爲中書侍郎頗有筆札詣長安刊燕宣王廟碑進爵安昌子

郭祚爲雍州刺史少習崔浩之書尺牘文章見稱於世

劉懋爲太尉司馬善草隸多識奇字

王繇爲給事中東萊太守有文才尤善草隸

北齊杜弼爲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

蕭慨好學攻草隸書南土中稱爲長者歷著作佐郎待詔

趙仲將爲散騎管侍學涉羣書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不解若施之於人卽似相輕易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所在宜爾是以必須隸筆源楷字那延爲黃門郎善草隸書

張景仁幼孤家貧以學書爲業遂工草隸書選補內書生與魏郡姚元標潁川韓毅同郡袁買奴滎陽李超等齊名世宗並引爲賓客天保八年勅教太原王紹德書除開府行參軍後主在東宮世祖選善書人性行淳謹者令侍書景仁遂被引擢小心恭慎後王愛之呼爲博士

劉顓好文學工草書爲司空功曹待詔文林館後周王褒字子淵初在梁爲國子祭酒蕭子雲褒之姑夫也時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於世

趙文深字德本爲太祖丞相府法曹參軍少學楷隸雅有鍾王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榜唯文深及龔儁而已平江陵之後王褒入關貴遊等翕然並學褒書文深之書遂被退棄文深慙恨形於言色後知好尚難反亦改習褒書然竟無所成轉被譏議謂之學步邯鄲焉至於碑榜餘人猶莫之逮王褒亦每推先之宮殿樓觀皆其跡也遷縣伯下大夫加儀同三司世宗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溪南人士亦以爲工梁主蕭詧觀而美之賞遺甚厚天和元年路寢寺初成文深以題榜之功增邑二百戶除趙郡守文深雖居外

册原天筆札 卷之六十一  
任每須題榜輒復追之

隋竇慶頗工草隸官至河東太守

房彥謙爲司隸刺史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坑之

閻毘爲殿內少監能篆書草隸尤善爲當時之妙唐楊師道爲中書令少善草隸

虞世南爲祕書監同郡沙門智永善學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絲是聲名籍甚

歐陽詢爲太子率更令初學王羲之書後漸更變其體筆力險勁爲一時之絕時人得其尺牘文字咸以

爲楷範焉其人分龍爪古篆世無及之飛白尤妙議

者方於蕭子雲高麗甚重其書嘗遣使求之高祖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跡固謂其形貌

魁梧也

褚遂良爲尚書右僕射博學文史尤工隸草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魏徵曰虞世南死後無人可與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卽日召令侍書太宗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跡天下爭齎古書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真僞遂良備論所出一無舛誤自是漸承恩遇每事顧問之



裴行儉爲吏部侍郎工草書高宗以縑素百卷令寫  
文選一部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  
不擇筆墨而研捷者唯余及世南耳行儉撰草書雜  
體數萬言並傳於代

王方慶爲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家多書籍  
則天嘗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從伯祖羲  
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  
已進之唯有一卷見在今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  
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  
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

書今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御武成殿  
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爲寶章集以叙其事復  
賜方慶當時以爲榮

鍾紹京初爲司農錄事以工書直鳳閣則天時明堂  
門額九鼎銘及諸宮門榜皆紹京所題

王知敬則天時爲麟臺少監以工書知名  
盧鴻一少有學業頗善籀篆楷隸隱於嵩山

薛稷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南褚遂良書  
跡後罕繼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虞褚舊跡  
稷精模倣筆力適麗當時無及之者終爲太子少保

韋陟爲吏部尙書幼有文彩與弟斌篤志勤學以筆札知名

賀知章爲祕書監善草隸好事者供其賤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旭尤猶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爲顛知章如與旭遊於人間每見人家廳館好牆壁及屏障忽忘機興發落筆數行如蟲篆飛走雖古人之張索不如也然旭稍過於知章

張廷珪爲太子詹事素與陳州刺史李邕親善邕所

撰碑碣必請廷珪入分書甚爲時人所重

顏真卿字清臣瑯邪臨沂人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真卿少勤學孝敬有文詞工書官至太子太師徐浩肅宗時爲中書舍人浩屬詞贍給又工楷隸韓滉字太冲少好學弱冠強學尤工書位至簡較僕射平章事封晉國公

袁滋工篆籀雅有古法元和中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柳公權初爲夏州李聽掌書記穆宗卽位入奏事召見謂之曰我於佛寺見卿筆跡思之久矣卽日拜右拾遺充翰林侍書學士公權初學王書編閱近代筆

法體勢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  
公權手筆者人以為不孝外夷入貢皆別署貨且日  
此購柳書上都西明寺金剛經碑備有鍾王歐虞褚  
陸之體尤為得意文宗夏與學士聯句公權詩日薰  
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文宗諷此兩句令公權題於  
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嘆曰鍾王復生無以加之  
大中初轉少師中謝日宣宗召升殿御前書三紙軍  
容使西門季玄捧硯樞密使崔巨源過筆真書十字  
日衛夫人傳筆法於王右軍一紙行書十一字日永  
禪師真草千字文得家法草書八字日謂語助者焉

哉乎也賜錦綵瓶盤等銀器仍令自書謝狀勿拘真  
行帝尤奇惜之

裴潏為兵部侍郎少篤學善隸書

盧知猷為太子太師尤工書落簡飛翰人爭模倣

周馬胤孫為太子詹事嗜八分書題尺詘答必存其

頭

傍凝式以右僕射致仕凝式善於筆札居壁藍牆之

間往往恣其題紀

